

# 也談張學良

## ●江定遠

### 主導時代須更努力

民國二十三年，那時少帥張學良（漢卿）剛從義大利回國不久，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武漢行營的主任，駐節武昌，為華中地區的最高軍政長官。張羣（岳軍）任湖北省政府的主席。筆者在武昌唸師範學校。當時高中二年級以上的學生，規定都要在暑期接受三個月的集中軍訓；在這三月中，每週一都有總理紀念週，十分隆重，除少數幾次以外，幾乎都是由少帥親自主持。張羣兼任總隊長，到場的時間更多。筆者有幸一次便見到了兩位重量級的風雲人物，一位是爾後政壇上的長青樹——張羣；另一位便是近代史上風雲人物，人稱少帥而不名的將軍——張學良。

他在東北因不抵抗日本的侵略喪失了國土以後，在當時真可以說聲名狼籍，承受了舉國上下一致的譴責。對他大家都懷有「黃鼠狼過街」人喊打的恨意。尤其是一些別有用心政客及被入所御用的文人，他們不敢明目張胆地攻擊委員長蔣中正，便利用此事，含沙射影，大放冷箭。我們年輕學生，都如一張白紙，不明究竟。只會

隨音量大、發聲多的方向跟着起哄，大喊「曾參殺人」，作了人家的義務幫兇。奇怪地，却從未見少帥有何反駁。我們還以為他在正義之前不敢抬頭，默然認罪了。

就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出現在我們眼前。給我們的第一個印象是：身材偉岸，雖不那麼英氣逼人，但一眼看去却是精神飽滿，體格堅實，並不是人們所想像中的鴉片煙鬼像。不過他說話的聲音與他的體型很不相配。體格給人的印象是標準大漢型，而聲音的細小與變調却宛若婦孺子。當時他雖然是方面統帥，但在舉手投足之間，却很拘謹，似乎有難言之隱似的。在他多次的講話中，我記得最清楚的還是開訓典禮時的那一段。他說：「年輕人都喜歡看小說，尤其愛看那些熱鬧精彩的部份。我現在要告訴大家，我們所處的時代，就是正在那熱鬧精彩的部份……你們要好好地的唸書，將來都有機會參與，不過要想主導這個時代，還需要更加努力……」

短短不到十次紀念週的講話，竟把我們大家對他抽大煙、公子哥兒的印象，都一掃而光了。自軍訓結束以後，除了在報章雜誌上看到少帥的

消息以外，就再也沒有機會見到他本人了。彈指間五十八年過去了，展望前程不知此生尚有沒有機緣能再一瞻張少帥的風采。

### 西安事件顯真性情

西安事變時，我也同意馮玉祥對他「少不更事」的批評。總以為他公子哥兒的習性未改，才闖此大禍，不禁為他暗自惋惜！但聽到他堅決主張無條件地釋蔣，以及不計後果親自隨專機護送蔣中正委員長返京的消息，又覺得我們錯怪了好人。像他這樣的作法，真正是一位性情中人，早在東北為了亦師亦友的郭松齡，幾乎破壞了親情，為「朋友兩臂插刀」。在失去東北國土時，明明奉有撤退的命令，他却寧願甘受天下人的唾罵，絕不吭聲，為長官背負惡名。在西安事變時，他讀到了蔣中正委員長的日記，知道了蔣有整套的抗日計畫，便幡然悔過，恢復往日效忠領袖的赤忱，他行事從不計個人的安危、禍福、得失與利害；心以為是，便一往直前，這種行雲流水、獨往獨來，目無乾坤的氣魄，實在令人佩服，真是一代的人傑，何止今日難求，方之古人亦難

有其匹。

這幾年來，雖然筆者常將他的講話反復背誦，藉以自勉，無奈資質笨鈍，了無寸進，真愧對長者。最近在報上看到他九十大慶及出國時的照片，實在高興極了。人雖然老了，但眉宇之間尚留有當年的幾許英氣。從他歷次對中外記者的談話中，更窺測到他老先生的學業德業皆與時俱進，值得敬佩。

### 要他剿共鑄下大錯

張學良對國家民族的貢獻：(一)東北易幟促成統一，(二)結束中原大戰鞏固統一，(三)為息政爭，寧釋兵柄，飄然遠行。這些都是人所共知，有口皆碑的事實。只有西安事變的兵諫，在關內外看很多人都懷有不同的看法。現在謹將筆者的看法略陳於後：愚以為西安事變，在張學良的責任不多，春秋責備賢者，則要請當時的中央當局多負一些責任。第一、張學良痛切於父仇國恨，力主抗日，應該是常人都能理解的。第二、張學良對共黨理論的研究及對共黨鬥爭的經驗，當然也遠不如當局諸公。第三、張學良所統率部隊的免疫性如政治教育(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政策了解(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等)也當然遠不如中央軍的深切。在這種條件下，要以這樣指揮官及這種部隊去從事剿共，無異是要將一個免疫不全的人(看起來健康人)投入到一個正在蔓延的疫區之中，這種抱「汽油」去救火的措施，稍有常識的人都不會如此糊塗的。所以我不懂在這種情況下，為何一定要調已經駐在華中的東北軍到西北

去剿共，這種任務賦予很值得檢討，如果那邊真是缺少部隊，尚有可說，但事實并非如此。

### 國軍護送長征殘共

共軍在江西等省先後經過五次圍剿，精銳喪失。最後因國軍碉堡封鎖政策的成功，已使他們無法在老巢生存下去(除江西的主力以外，在豫鄂皖邊區尚有張國燾及徐向前所率領的紅四方面軍)，再不改弦易轍，他們只有困死老巢的份了。在此萬不得已的情況下，共軍決心破釜沉舟放棄多年所經營的根據地，而探走一步算一步向西(蘇俄的方向)流竄的下策(也是唯一的一策——死裏求生)。如果不是少數圍剿軍網開一面，他們的突圍就絕不可能成功(因為他們已經餓得不成人形了)。即使僥倖成功了也很難逃脫在大渡河以東的地區遭到包圍殲滅的厄運。當年太平天國的翼王石達開便是在這裏兵敗被擒的。中國有句俗話：「兵敗如山倒」。以我的體驗，這真是一句至理名言。僅這寥寥五字，道盡了勝敗兩軍優劣的形勢和心態。共軍真有翻雲覆雨，登天入地之能嗎？他們逃出了大渡河的天險，安全通過了西康草原的死地，憑他們一路上爭爭吵吵(毛澤東奪權)，大鬧分裂，互相火併(紅一與紅四兩方面軍的衝突)等的鬧劇的表演，能安全到達陝北嗎？翻遍古今中外的戰史，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個戰例來，請看他們自己在所謂「二萬五千里長征」中所描述的苦況吧！那樣殘破不堪的退却隊伍，真是到了「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階段。前有憑險踞守的堵截部隊，後有比

他强大十倍的精銳追兵，他們不是神，他們也不是人，他就很難逃脫被殲滅的命運！稍有軍事常識的人，也都曾說：「他們不能」，但他們終於到達了陝北。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呀！說穿了很簡單，他們是受了當時「剿匪削藩」政策保護。精銳的中央追擊部隊，安全地護送他們到達了延安。這「延」而後「安」的延安二字，真正是當時指引他們命運的「天堂」。西安事變時，胡宗南將軍的部隊在隴東就「開進配置」，便是上述政策最好而最簡略的證明。他的戰略目標：一方面共軍；一方面也是叛軍。我的這點拙見，先要申明不是來自什麼「祕笈」或是什麼「限閱資料」，我并無根據，只是憑史事分析研判的結果。我是蔣公的學生，也是他幾十年的部下，以我的立場，似乎不應該這麼說，但為了歷史的真實性，我才不惜椎心泣血，吐此真言以供爾後史學家的參考。

記得我曾寫過一篇「經國先生與我」的文章，在結論中附有一首打油詩，以說明我寫那文章的用心。詩曰：「一吐鬱積此心寬，古史紅塵淚斑斑，好知其惡惡知美，證史猶比述史難。」那篇短文投到一家不退稿雜誌，文章未登出，底稿也被丟了。

### 狂妄之徒應引為戒

言歸正傳，前面說張學良先生頗有仁者的風範。他對恕道的講求，確實值得我們後生效法。古人說：「仁者壽」，這確有其道理。去年自由中國有兩件「平反」的案子，其內容十分相似，

而結果却迥然不同。張將軍品德人格的修養確是高人一籌，處理得宜、風平浪靜，經過險灘。在這歷史的洪流中，他蔚然挺立，贏得了他歷史上應得的地位。我再說一句「仁者壽」！祝張學良先生松柏長青。

張羣先生不是已經超過百歲了嗎？更盼我們後生都能效法他那種「求仁得仁」，心平氣和的修養，把中國都推進到一個盡已與推己的社會，人人都能以忠恕持身，民主的理想不求而可得了，更盼那些以民主為口號，以私利為目的的假民主人士，都能師法張學良將軍及時悔悟，不必以打殺拚鬥來困擾社會，只要你們有貢獻，國家社會是不會辜負你們的。

更想寄語中共的暮後老者：閣下等能活到今

天，總算上天寬待你們了。不過歷史真的是一面鏡子，它的裁判是絕對公正的。俗語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只要在你們還未有去見馬克思之前，及時改悔還來得及。很簡單，只要把「人民」二字不據為己有，還給廣大的人民就行了。

歷史會選你們的公道。千萬別逞強說：「天」下是老子打下來的！老子要如何便如何！要知道天底下不止你一人！吳起對魏武侯留下了一句名言：「君不修德，則舟中之人皆敵國也！」這是何等深切，蕭牆之禍是防不勝防的喲！毛澤東的時代過去了，他很僥倖未及身受到報應，但他手刃了「親愛的戰友」劉少奇、林彪、彭德懷等人，甚至在你們中間也有人嚐過一點苦頭，這也許

就是上天對你們共產黨人的一種新式與別樣的懲罰。歷史還是要公正審判他的。不怕你們會篡改歷史，那是自欺欺人的作法，不管用的。縱使千百年過去，歷史它還是要恢復它本來面目的。你們總會知道一點「太史簡、董狐筆」的故事吧？這就是歷史的精神，它比槍桿更具威力百倍、千倍……。

時代的步伐加快了，你們不會有毛澤東那麼幸運了，如果還想違背時代的潮流開倒車的話，悲劇就會降臨到你們的頭上來了。除了你們應得的處罰外，毛澤東那一份也得由你們承擔。誰教你們是他的繼承人呢？睡不着的時候，好好地想一想，你們的禍福，人民的福祉以及國家安危，都在你們一念之間！

中外文庫

# 文史論叢全一冊

謝 康 教授 著

定價新台幣壹佰貳拾元

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的又一部精心傑作，析論中外文學家、歷史學家以及政治學者的思想、事功及掌故軼事，深入淺出，字字珠璣，要目有：「評譚嗣同仁學」「新人文觀念與生活覺解」「歷史教學的社會意義」「從律詩駢儷說到中國藝術的特徵」「晚清廣西四大詞人徵略」「略談英、法、德三國比較文學之特徵」「近代法國社會小說之演進」「論報章文學與純文學」「十九世紀法國小說概觀」「從一部同情蘇俄的書看它的弱點」「俄國兩大文豪的絕交」「再論文學史的方法」「論諸葛亮」「屈原底追念」「秦始皇論」「談謝靈運」「論關羽」「韓愈論」「柳宗元論」「岳飛」「曾國藩論」「談彭玉麟」「李香君」「清末民初廣東名詩人徵略」「晚清嶺南學派及其影響」「論中西文學批評之比較」。

全書五百餘頁，三十二開本，穿線平裝，定價台幣壹佰貳拾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

雜誌社帳戶